



THOMAS THOMPSON 著 • 陳旻萃 譯

名流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六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〇九

名 流

CEEEBRJTY

原 著：THOMAS THOMPSON

譯 者：陳 文 萃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號

電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余國芳·林靜華

鍾衍倫·戴國光·湯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主 編：陳旻萃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楊莒蓉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七〇七一—三九號

著作權：台內著字第七二〇〇九二號

執照字號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

這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台幣120

\$ 3000

當代名著精選109

名流

當升各書靜藏

藏書

陳旻萃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克白·坎崔 (Kleber Cantrell)

——男主角之一，智慧型人物，擅長寫作，是『權力王子』。

邁司·考福 (Mack Crawford)

——男主角之二，身強體健，心性慈弱，也是『迷人王子』。

提傑·路瑟 (T. J. Luther)

——男主角之三，詭計多端，鬼靈精一個，也是『誘惑王子』。

史萊 (Sledge)

——德州地方檢察官，負責辦男主角的謀殺案件。

維琪·坎崔 (VeeJee Cantrell)

——克白·坎崔的母親。

梅蓓 (Mabel)

——邁司·考福的阿姨，心理有些變態。

雪爾 (Ceil)

——克白的紅顏知己。

蘇珊 (Susan)

——邁可的妻子。

班恩 (Ban)

——提傑·路瑟的叔叔，性情豪邁不羈。

亞尼 (Arnie)

——發掘邁可的經紀人，精明能幹。

蜜絲 (Missy)

——提傑的妻子，患有精神病。

李奧 (Leo)

——謀殺案被告的律師，狡猾精明。

蘿莉 (Laurie)

——一個可憐的女孩，她的出現轉變了三個王子的一生。

傑弗·考福 (Jeffrey Crawford)

——邁可的兒子。

佩珊 (Priscilla)

——模特兒，提傑鍾情的對象。

安娜 (Arianna)

——邁可·考福的第二任妻子。

——通稱，本圖的第三出妻子。

安 爾 (Vigant)

——通稱，本圖的第四出妻子。

廣 爾 (Brisette)

——通稱，第五出。

葛 德·索爾 (Gottfried Cramford)

——通稱，第六出，葛德·索爾的兒子，三郎王子的兒子。

羅 德 (Lodovico)

——通稱，第七出，葛德·索爾的兒子，三郎王子的兒子。

李 奧 (Leo)

——通稱，第八出，葛德·索爾的兒子。

羅 德 (Lodovico)

——通稱，第九出，葛德·索爾的兒子，三郎王子的兒子。

亞 尼 (Vania)

——通稱，第十出，葛德·索爾的兒子，三郎王子的兒子。

班 爾 (Barn)

——通稱，第十一出。

羅 德 (Lodovico)

——通稱，第十二出。

羅 德 (Lodovico)



序幕 一個沈默的王子

他埋在玫瑰花中，動彈不得地等待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不清楚究竟過了多少時候……



御製一圖火燄山王

伏一峰戲云：此不勝其美也！冬心胡刻……
御製五莊觀中，僅筆不勝此筆，善。龍圖一

兩個高瘦飽經風霜的人呆呆地靠在醫院走廊的牆邊，看他們的樣子，會讓人誤以為他們是兩個孝順的兒子，因為不忍心看着倔強的父親逐漸逝去而暫時逃避。他們站在那裏有十天了，幾乎已都變成牆壁前裝飾風景的一部份。他們抽着烟，很少開口說話，大半的時間都是眯眼睛低頭看着腳上的皮靴。

護士、職員或是一些村夫村婦走過他們面前時，他們會有禮貌地點點頭，拿起帽子。只有當可疑人物接近的時候，他們才暴露出自己的真正身分。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查獲了一個工友，他的水桶中放了一架照相機，還識破一個冒充的助理護士，她高聳的假髮中竟然藏匿着一台錄音機。

他們兩個人是德州瓦司堡警察局的便衣警探，他們的任務是阻止任何新聞記者接近六〇一號房間，他們確實十分盡職，儘管有人想用空白支票行賄或是高喊民衆有權知道的論調，他們都不爲所動。在他們站崗的第二天，一家報社的攝影師還提出四十萬塊錢交換進去兩分鐘的條件。實在是相當地誘惑人。

每天只有在晚上地方檢察官和負責醫師來訪的時候，他們才稍微鬆弛。這個檢察官名叫史萊，他

打算再過四年就角逐德州州長，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他打開病房，病床就像飄在玫瑰花海上的一艘小船一樣。到處都是劍蘭，一籃籃的紫苑和雛菊，一盆盆的蘭花和夾竹桃花，甚至還有一棵矮種香蕉樹，窗台和櫥櫃上全塞得滿滿的。關上門時，還有大把的電報和探病卡掉落到地上。就連一個駕崩的國王或是訂婚的公主，都可能不會受到這麼多的矚目。但是這個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似乎根本沒有看到、聽到、聞到或是感覺到身邊的這些祝福。

毫無疑問，他是還活着，看所有的測驗器就可以知道，但是，他却形同軀殼。

『你瞧瞧這個，』史萊看着一封電報，小聲地說，『是白宮拍來的，上面說，「愚夫婦和全國爲你的早日康復祈禱。」』

那個叫韋特的醫生聳了聳肩，他早已經厭煩了這場混亂。『福特公司也送了花來，法蘭克辛那屈送了一箱法國酒，卡萊葛倫發了電報，還有伊莉莎白泰勒也寄來了卡片。現在沒有梵蒂岡的消息，但是葛莉絲王妃的祕書打電話來致過意，房間的地板上堆滿了花。你知道，隔三間一個可憐的病人還因此得了花粉熱，而且嚴重到心臟跳動不規律的地步。』

韋特醫生的神色極爲疲憊，從這個病人進來以後，他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醫院。他輕輕地抬起病人枯槁黃瘦的手腕，量了一下脈搏，在病床尾部的病歷表上寫了一些數字，然後他掀起緊緊包住病人喉嚨的繃帶一角查看，上面是厚厚的一層血，但是醫生却點了點頭，好像是很滿意的樣子。

『他有意識了嗎？』史萊問。

『嚴格地說，沒有，』韋特醫生回答。他又在病歷表上添了一些字。史萊想，他最好立刻採取行動，否則醫院方面不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

『他說過什麼話了嗎？』

『沒有。』

『一個字也沒有？』

醫生機械化地點點頭，『老實說，我看他是沒有多大希望可以開口的了。』

『你是說永遠？』

『我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有的時候，醫生也會判斷錯誤的，對不對？有時候癌細胞也會莫名其妙消失，不是嗎？』

『嗯，』韋特醫生同意道，『有時候瞎子突然復明了，聾子突然聽到了，跛子能走了，瘋子能寫詩了。要是有人能定義什麼是「奇蹟」，就可以穩拿諾貝爾獎。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回生乏術的人——他是怎麼受傷的，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明白。』

『我可以和他說話嗎？』

醫生微笑地點點頭，但是他的口氣却是一副『何必浪費時間和力氣』的樣子，『你倒不如教教這些玫瑰唱歌還比較管用，』說完，他就忙著調整塑膠管上的夾子。

史萊靠在床邊，好像在對老朋友說話一樣地隨意。『老朋友，是我，史萊。你今天怎麼樣了啊？』

沒有反應。

『不過，你今天看起來好多了，臉色也比較紅……似乎每一個人都希望你儘早痊癒。你剛才聽到我念總統拍來的那封電報了嗎？要是我是你的話，可是會非常驕傲……對了，我剛才在賣汽水機器那裏看到你的人。他們替你弄了一個祈禱團……』但是儘管提到了總統和祈禱，病人還是動也不動。檢察官等待着。外面，擴音機裏無動於衷的聲音喚人到隔壁的房間進行心臟急救。這裏到處是生生死死的掙扎。

韋特醫生示意史萊快一點。史萊的眼睛却散放出沈默的抗議。韋特明白他的不安，就示意他到角落邊。『聽我說，』他暴躁地低語著，『我確實有過一些假裝昏迷的病人，我會逼他們現出原形。但是這一個，我敢打包票他是真的不省人事。你就不能接受這個事實嗎？』

『我不相信，』史萊氣憤地跑回床邊，『你說話啊，』他命令道，但是病人沒有任何動靜。病床後面有一排儀器規律地發出聲音，電波固定地跳動著。他的時間沒有了，史萊這回又失敗了。他希望